

CAGLIERO 11

《慈幼傳教策勵通訊》

一份「傳教部門」為慈幼會會士團體，以及參與慈幼使命朋友們的刊物



親愛的朋友：

我們仍處於新冠病毒肺炎 Covid-19 的操控之下。在北半球，七月是一個繁忙的月份，每個人都花時間與家人和朋友一起享受夏日。在南半球，七月是學年的中期，學校會從忙碌的活動中稍停片刻。在熱帶地區，學校開始新的學年。無論我們身在何處，今年的 7 月肯定不會像過去的那樣。隨著封鎖逐步放寬，制定政策人士和專家正在討論，如何避免新一波病毒疫情的爆發。

我們還可以遠離冠狀病毒，返回學校、餐館和辦公室嗎？專家警告說，在接下來的許多個月裡，我們可能至少要繼續孤立地生活。我們仍然不鼓勵與我們的朋友接觸，甚至在某些情況下連我們的家庭成員都不能。面罩、洗手液和其他個人防護裝備，將會相當長時間在我們身旁。

許多人稱這為「新常態」。還沒有人知道會如何持續下去。這種「新常態」將取決於各種未知之素，因為我們所認識的世界正在消亡。在這之後，新天地正等待著我們，至少我們可以想像到它的形態。其實，我們需要問自己一個問題，為什麼我們還要回到 COVID-19 之前的世界？我希望這「新常態」，意味著要擺脫社會不平等、環境惡化和經濟貪婪的局面；我希望我們的「新常態」，將深深地充滿著鮑思高神父的傳教精神：放棄自滿態度的說法：「我們一直這樣做」；以勇氣和創意，重新思考我們的福傳目標、架構、風格和方法；作為伙伴一起共步、建立網絡、進行協調、促進教育牧民辨識 (Evangelii Gaudium 33)。願燃燒我們內心的傳教熱誠，能成為我們的「新常態」！

總部傳教議員 Alfred Maravilla 神父

Josep Manuel Lopez



從盧華神父到李載理神父。在盧華神父期間，歐洲和中東的發展不斷延續，並且傳教士幾乎被派遣到拉丁美洲所有國家。吸引著大家的事業臨在，在印度和中國也展開了。在他的繼任人帶領下，傳教士被派遣到五大洲。慈幼會會士一直為教會服務，承擔教會不同的管轄工作；在厄瓜多爾亞馬遜地區：擔任 Méndez 的宗座代牧 (1892 年)；在巴西亞馬遜地區：擔任監牧的地方有—Guiratinga (1924 年)、Rio Negro 和 Brazil (1925)、Porto Velho (1925)、Humaità (1949)；委內瑞拉亞馬遜地區：擔任 Puerto Ayacucho 宗座代牧 (1964)。此外，擔任 Chaco Paraguayo 的宗座代牧 (1948) 和墨西哥 Mixe 的監牧 (1966)。在非洲，負責扎伊爾

Sakania 教區 (1959)。在印度，負責 Shillong-Guwahati 總主教教區 (1969) 和

Krishnagar 教區 (1934)、Dibrugarh 教區 (1951)、Tura 教區 (1973)、Kohima-Imphal 教區 (1973)。同樣在亞洲：在日本負責 Oita 教區 (1961 年) 和在泰國負責 Surat-Thani 教區 (1969 年)；以及在緬甸擔任 Lashio 的監牧 (1975 年)。我們需要特別注意，在此期間，印度東北部傳教使命奇蹟般地變得卓著有成效。梵諦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之後，在總會長李載理神父期間，傳教使命因著嶄新的教會學和傳教學獲得了更新。

非洲計畫。在衛甘諾神父期間，GC21 (1978) 推動「非洲計畫」，牽涉整個修會以及平信徒傳教義工的參與。它成為繼梵諦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之後，教會最重要的傳教運動。這時，修會也迎來了傳教新的春天。慈幼事業臨在從非洲的 14 個國家，增加到 43 個國家 (2020 年)。它的生命力大大增強，並觸發起全世界許多的傳教聖召。

歐洲計劃和「新領域」。查偉思神父在 GC26 (2008) 官式地啟動了另一個傳教計畫：「歐洲計劃」。在一個需要福傳和福音新傳的環境裡，來自整個修會的年輕會士，成為「到其他民族傳福音」的傳教士，投入歐洲各會省，以建樹鮑思高神恩的發展。今天，在這全球一體化，並且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互相交織的世界裡，慈幼傳教使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更為迫切。「新領域」並非指地理上，而是指社會和文化上，例如在移民和難民當中的環境。

我是會祖鮑思高神父夢境的一部分



早在想成為慈幼會會士以前，我便因為想成為一名傳教士而感到不安。然而，正是在初學的時候，這願望越發成為事實，不過，已經是從慈幼的觀點來看了。我向初學導師表明，我感到天主在邀請我。我明白到，我需要經歷一個過程，紮根於耶穌基督，從自身內在的某些事情中得到淨化，並繼續正常的初期培育。

非常寶貴和重要的，是在我的辨識過程當中，我能夠依靠別人對我的幫助。這意味著我能夠真誠地看見和面對天主的聲音。這使我立足於地上，但同時也知道，為了一些特別事情，天主正在敲打我生命的門戶。

我在傳教聖召中面對的一項挑戰，是要學會放下某些思維範式；這會使自己對派遣我去服務的天主、對祂的新穎抱持開放，縱然我有弱點，卻要充盈著祂的慈愛，成為祂慈愛的標誌。另一個元素，是要面對「第一世界」國家這硬幣的另一面。我遇到了被教育制度所排斥的年輕人。社會只因為他們過去的某些經歷，拒絕了其中一些人。他們的身體和靈魂都有疤痕。沒有人願意打賭，給他們另一個機會。只有少數牧者願意與這一群年輕人同行，這服務是如此細微、但又充滿夢想，以及要實現的目標。在我的聖召生命裡，我感到非常高興，因為認識到和感到自己是一個夢想的一部分，這是我們會祖鮑思高神父的夢想，是多年來已成為事實的夢想。

當我到達傳教使命所在地的時候，兩件事給我留下深刻印象：

1. 資深慈幼會會士對生命的抉擇，以作為慈幼會會士而感到喜樂，並經常感到生命的豐盈，因為把生命奉獻給了最貧窮和最有需要的青少年。
2. 的確，巴塞隆那/西班牙沒有多少實踐信仰的基督徒。然而，同樣你會遇到年輕人、平信徒、年輕夫婦，他們具有深厚的基督徒信仰，並毫無保留地奉獻給慈幼傳教使命—這對我作為一個慈幼會會士很具建設性。

必須知道如何將自己放下，完全置於天主的手中。毫無疑問，這過程需要人陪伴，一起辨識。如果天主是我們興趣動力的源頭，天主會維持它，並在祂內結出果實。唯獨相信天主，並在祂對你所作的要求上努力工作。

在西班牙傳教的委內瑞拉慈幼會會士 **Isrrael Hernández**



真福盧華神父 (1837-1910) 鮑思高神父第一任繼任人。他在 1902 年 1 月號的《鮑思高家庭通訊》中，這樣寫給合作者：「首先，我感到有責任請你們注意，在今年無論任何地方，我們都繼續為許多所服務的年輕人，提供公民和宗教教育，這將會給他們帶來幸福的生命。世界各地有數十萬年輕人，享受著你們對鮑思高神父孩子們所提供愛德的福利；甚至那些住在家裡、但參加我們日校和夜校、或者我們慶禮院活動的人士。哦！對我們來說，這實在太重要了，這麼多年輕人，如果放棄自己，也許有一天會成為團體中被遺棄的，現在他們成長了，成為良好和誠實的公民。甚至還有許多人，被天主所揀選，棄絕了世界，成為同伴中的使徒，或者加入了慈幼家庭，為他人做著別人曾經為他們所做的事情。」

慈幼傳教士聖德的見證

慈幼會 **Pierluigi Cameroni** 神父—聖人列品個案負責人

為非洲的家庭祈禱



慈幼傳教祈禱意向

使他們因著愛、尊重和指導被陪伴著。

非洲最偉大的寶藏之一，是對家庭的重視。讓我們祈禱，好使我們可以教育年輕人，維護家庭生活的優良豐富傳統。願他們能組織充滿福音之光的家庭。

